



海上擒敵 紅纓的故事

· 孔宪甫創作 · · 王 韵 創作 ·

紅 色 少 年 救 火 車

· 字 彙 應 用 編 ·

故事会小丛书

内 容 提 要

《海上擒敌》是沿海漁民的反特故事。描写二〇四漁船的漁民在海上遇見了蔣匪帮武装特务，設計麻痹了他們，卸了他們的武器，最后將他們一网打尽。

《紅纓的故事》和《紅色少年救火車》都是少年兒童故事。《紅纓的故事》描写一位紅軍的兒子为了搜捕惡霸而牺牲的英勇事迹，說明了紅領巾是怎样用革命烈士的鮮血染紅的。《紅色少年救火車》描写了三个紅領巾奋勇救火車的高尚品質，反映了我国少年兒童在党教育下的成长。

統一書號 T10077·1040

定價(四) 0.06 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
海上擒敌
紅纓的故事
紅色少年救火車

孔宪甫創作
王韵創作
学鏞应农改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1964年8月第1版

1965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80,001—127,000 册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张 1/2

字数 13,000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海上擒敌

孔宪甫 创作

这是一九六三年十月发生在广东沿海的故事。

这一天,早晨五点来钟,海上起了雾,白蒙蒙的,半里地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东沃公社有一只分区单独作业的渔船停在海上,船上三位渔民正准备下网打鱼,忽然,听见有马达的声音,“噚噚噚噚……”,朝他们这个方向来了,越来越近。这三位渔民抬头一看,远处来了一只橡皮艇,艇上有八个人。艇船一靠近,四个带枪的人一扒船帮,“蹦蹦蹦”地跳上了渔船。

这只船叫二〇四号渔船。掌舵的船老大姓林,叫林卫平。另外两个人,一个是林卫平爱人的弟

弟，名字叫阿蔡；另一个是船工，刘大伯。他们这三个人，一个比一个大十岁，阿蔡今年二十五，林卫平三十五，刘大伯四十五。论起脾气来也各不相同。阿蔡年轻，脾气暴，有话就说，不会拐弯抹角；刘大伯为人耿直，脾气倔；三个人当中数林卫平脾气随和，办起事来真是一步一个脚印。别看他们年龄、脾气不一样，要是干起活来，那真能拧成一股绳儿，跟一个人一样。

那上船来的四个人，领头的，手里拿着手枪；其他的人都端着卡宾枪，腰里头还别着手枪，在船上到处乱翻。他们穿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衣服。他们干什么的呢？不是好人，是蒋匪国防二厅情报处的“反共救国军”第三十二支队特务。领头儿的这个家伙，姓陈，叫陈镇民，外号儿又叫二和尚。因为他从小就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刚二十来岁，头发就掉光了，长得象个和尚。

陈镇民是个老牌特务，在美国芝加哥受过专门训练。去年在台湾又进了由美国人举办的“海岛训练班”，为的是到大陆上来，进行阴谋破坏活

动。这次来，他们的任务是：到大陆以后，建立什么“游击走廊”，配合蒋介石的所谓“反攻大陆”。他们从台湾高雄出发，坐的是美国军舰，接近广东省海面的时候，才转乘橡皮艇，一直往岸上靠，想偷渡登陆。谁知道橡皮艇在海里刚走了一个来小时，有一个推进器坏了，修了半天也没修好；另一个推进器呢？也快坏了，船走得非常慢。陈镇民一想，坏了：“我说兄弟们，真是事出意外，天不作美呀！要这样往前走，天亮以前，我们就登不了陆了。为了反攻复国的大业，我们不能去冒险。经验证明，跟共产党打交道，冒险是不会有我们便宜的。现在只有找个渔船，按照第三个计划行动，暂时躲避到香港去。”

橡皮艇在海里东拐西窜，居然碰上了咱们这只二〇四号渔船。上船以后，林卫平见陈镇民有四十多岁，穿一身蓝色干部服，脚穿黑胶鞋，身上背着一个皮挎包，没戴帽子，留着分头。不对了吧？刚才不是说陈镇民外号叫二和尚，脑袋上没头发吗？怎么又留分头了呢？这是他在美国受训的时

候，作的假发套，戴上以后，跟真头发一样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。

“老乡们，你们辛苦啦！”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我们是解放军便衣侦察员，别误会，咱们是一家人。”“为什么要搜查我们的船？”“请原谅。我们怕遇上坏人，提高警惕嘛！”“你们来有什么事情？”“对不起，我们部队在公海上演习，早晨雾大，这机器又出了点毛病，我们和部队失掉了联系。现在打算请你们用船把我们送到公海上去找部队，你们的损失，我负责赔偿。”说着就从皮挎包里掏出了一叠人民币和一叠粮票。林卫平他们根据这些人来的方向、时间，看他们的行为举动，不象是解放军，倒象坏蛋。

既然是敌人，为什么他们不偷渡登陆？为什么从公海的方向来，又要奔公海去？是不是公海上还有他们的人呢？林卫平当时心里还弄不明白。他想：不管你们要干什么，先把你们送到我们的渔场再说。渔场上有我们的民兵连，别说是八个人，就是十八个也跑不了。可是，没容林卫平多考虑，也

沒管林卫平他们愿意不愿意，陈鎮民馬上命令他的人说：“拿那棕绳，把橡皮艇拴到船尾上，赶快走。”两个匪徒就抽出短刀“噌噌”两下，把棕绳割断了。棕绳是什么呀？就是拴在魚网上的一根粗绳子，有三四十丈长，拉魚网全得靠它。棕绳砍断了，魚网就沒法使用了。

阿蔡看见他们在破坏自己的生产工具，急了，过去就和他们抢。敌人刚要翻脸，林卫平馬上止住说：“阿蔡，別抢！让他们先用吧！前边不远就有解放軍的巡逻艇，把这几位送到炮艇上去，让他们赶快找部队。”林卫平这句话，是暗含着告诉阿蔡要沉着，別冒失，另外也是想看看这几个人的动静。阿蔡一听，明白过来了。可是，陈鎮民一听，沉不住气了：“哎！哎！不用去找巡逻艇嘛！我们演习和他们沒关系，用不着他们送，就麻烦你们辛苦一趟吧！来来来！我多给你们一点錢。”说着又掏出了一叠子人民币。这一来，林卫平心里完全明白了，这些家伙肯定是敌人。

就在说话的这个工夫，几个匪徒已经把橡皮

艇拴好了。橡皮艇上的电台、手摇发电机、罐头、饼干一包一包乱七八糟地都往船上搬。随着另外几个匪徒也上了船。林卫平往下放舵，阿蔡和刘大伯往上起篷，船就朝着橡皮艇来的那个方向开去了。因为渔场也在那边。

陈镇民一见开了船，心里还挺高兴呐！可是，走了没多远，掏出指北针来一看：“哎？不对！这是往哪走啊？”“奔公海呀！”“方向不对！快转篷，朝东南走。”“你们不是到公海找部队吗？从这儿走很快就到了。”“不行！我们部队不在那边儿，赶快转篷。”“船顺风，不能换方向啊！送你们找到部队就行了，我们还要回来打鱼呢。”陈镇民把母狗眼一瞪说：“混蛋！敢不听我的指挥！”“你为什么骂人？”“实告诉你们说吧，我们不是什么解放军，我们是国军的游击队。现在有事情要到香港去，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把我们送到，不然，我就枪毙你们！”说着，就把手枪对准了林卫平的胸口。林卫平连动也没动，手扶着舵把子想：这群坏蛋，原来你们要跑啊！哼！既然落到我的手里，管叫你们一个也跑不

了。当时恨不能跟他们拚了，可是，又一想：不行啊，咱们三个人赤手空拳，他们八个人有十几支枪，硬拚怎么能行呢？对！不如将计就计，跟他们斗智。因为从这里到香港，就是顺风也得走两天多，在海上只要遇见船或靠近岛子边儿，那就好办了。

林卫平刚一怔神，陈镇民还以为把林卫平吓傻了呢！就说：“你去不去？快说。”“我不认识路。”“混蛋！别跟我犯刁，南海上打鱼的有几个没去过香港的？他妈的，非得给你点厉害看看。”说着，把手枪往腰里一别，揪住林卫平举手就要打。阿蔡一看，实在沉不住了：“住手！”“别动！”匪徒用枪逼住了阿蔡。刘大伯过来说：“你们有话好好讲嘛！要是把船老大打坏了，谁给你们开船呀？”陈镇民这才放开了林卫平：“本司令不和你一般见识，赶快走，别耽误工夫。”林卫平一听，噢！他还是个司令呢！好，到时候我先收拾你。陈镇民回手又掏出一叠子人民币，说：“要是把我们平平安安地送到了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拿去吧！”把钱交给阿蔡，阿蔡不要。林卫平一笑说：“哎！快收起来吧。”阿蔡

接过錢，心里想：坏蛋们！不用和我们要花招，要是叫我得了手，不砸碎你们的脑袋，我就不姓蔡。陈鎮民给完了錢，心想：錢能通神，有錢能使鬼推磨嘛，谁不爱錢呢：“別怔着，赶快走吧。到了香港，我还多给你们錢呢！”阿蔡一听，肺都快气炸了。林卫平瞧了他一眼，回手转篷，推舵，掉过了船头，说：“现在逆风，你们哪位帮助牵一下船篷？”別看这些家伙都是受过美国训练的“全能特务”，可是，在海上使船，他们谁也不会。阿蔡一看，馬上明白了，就说：“我来吧！”林卫平掌舵，阿蔡牵篷，船就一直往东南方向驶去。

船虽然开了，敌人的心可沒定下来。一个匪徒端着枪，看着刘大伯；另外有两个匪徒用枪看着林卫平和阿蔡。陈鎮民说：“喂！把船使稳了，我叫你们往哪边走，就往哪边走。在海上要是出了事，我就把你们先打死。碰上共軍的巡逻艇，你们不用怕，我们都有渔民证，就说我们是下放干部，随着船出海打魚。听见沒有？不许乱说。”他手里拿着指北针，一会嚷嚷着往西走，一会又嚷嚷着往北走。

因为逆风，船走的是之字形。

吃中午饭的时候，敌人打开了电台，在船上给台湾拍了一个电报。电报说，他们登陆没有成功，现已平安乘船去香港。

这时候，渔船已经进入了大明湾。林卫平想起来了，前面的海岛上，有我们解放军的炮兵部队，船只要往里靠上二十来里地，岛上的解放军就能发现了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让手里的舵往怀里使劲。陈镇民好象发现了什么似地说：“这一带共军的炮艇常来吗？”“没见过。”“前面是个什么岛子？”“没有名，那都是一些荒岛，上边也没有人。”“喂！往外靠，绕过这些岛子。”

敌人真是狡猾，他们一直也没有放松对周围的观察和对这三位渔民的监视。就连晚上睡觉都是轮流换班，枪不离手地看着这三位渔民。陈镇民怕出事，他一夜连眼都没有闭。

夜里，林卫平把舵交给了阿蔡，对阿蔡说：“夜潮浪大，使船要留神，躲着涌窝。你要不行就叫醒我。”阿蔡完全领会了林卫平这话的意思。原来林

卫平这是一句反话，是叫阿蔡尽量使船左右摇晃，想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，精疲力尽，再收拾他们。可是，谁知道，船一直摇晃了一宿，敌人一个晕船的也没有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阴天，海上有些冷。陈镇民对匪徒们说：“来！打开两瓶酒，每人喝上一杯挡挡寒。”又叫匪徒拿两大筒猪肉罐头交给刘大伯：“喂！你去烧火，给我们热一热。”“好吧！”这帮家伙就象狗一样，不大会工夫，把猪肉和酒，还有一堆压缩饼干都抢光了。林卫平他们挨着吃完了饭，还没过一袋烟的工夫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就见这帮家伙，捂着肚子直哎哟嗷啊地乱吐，全往船后边跑，有的还没到船尾哪，就拉到裤子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晕船了吗？不是。原来刘大伯在热肉的时候，趁敌人没注意，把一瓶油船用的桐油掺到肉里了。你想，那桐油是擦船补网用的呀，人要是吃了能受得了吗？就见陈镇民捂着肚子直叫唤：“真他妈的活见鬼，这是怎么啦？”有的匪徒就说：“哎哟！准是压缩饼干的毛病。”“对！对！我看着就他妈不

是个色嘛。”阿蔡和刘大伯想麻痹一下敌人，搀着这个，扶着那个，给这个擦拉的，给那个扫吐的。林卫平说：“这可能是受风了，把咱们上岸穿的衣服给大家换换。大伯！先烧点开水。”半天把敌人骗的放心了。

十月份，海上天气变化大。这时候，刮起了西北风。船往东南走，正好顺风。风力在不断加强，从二级到三级，从三级到四级，风越刮越大，浪越涌越高，船越走越快，离香港越来越近。陈镇民越琢磨越高兴，林卫平越想越着急。

两天以来，在海上怎么就没遇见别的船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。因为这个月份是打黄鱼的季节，渔船很少出外海。就是有的船看见了他们，也不会怎么注意，因为他们是一只普通的单篷船，就连雷达都发现不了他们。又加上匪徒们用枪逼着他们走，看见船就躲船，瞧见岛子就绕岛子，所以没被人发现。

就在六点半钟，船已经到了鲨鱼岛海面。要是过了鲨鱼岛，再有几个小时就到香港了。这时

候，船顺风，走得很快。天已经黑了，远远地看见了鲨鱼岛上的灯塔。这一带海里鲨鱼很多，来回直窜。船上的人，心情都很紧张。林卫平心里想：眼看就要到鲨鱼岛了，一定要在岛子附近跟他们干，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把敌人放跑。陈镇民也在想：一路上没出事，总算万幸。只要冲过这最后一关，就算是逃出虎口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在海里发现有灯光。啊？船！是船。是什么船？谁也不知道。陈镇民心里害怕：“你看，是什么船？”林卫平故意加重语气说：“这，很可能是解放军的巡逻艇。”“快点转舵，我们往回跑。”“这可不比在陆地呀！怎么能跑得过巡逻艇呢？你们先别慌，让我们来对付。就说我们是来修船的，他们准能相信。你们赶快把枪和东西都扔到海里，躲进舱里去。不然，这些东西让他瞧见可不得了哇。”这时候，海上的灯光越来越近，匪徒们都急眼了，这个说：“司令！要当机立断。”那个说：“司令！不能因小失大。”“司令！咱们顾命要紧哪！”陈镇民说：“不许乱，听我的命令。先毁掉橡皮艇，把东西和卡宾枪扔到

海里,留下手枪,以防万一。”一会的工夫,橡皮艇沉了,东西和卡宾枪都扔到了海里,每个人就剩下了一支手枪。林卫平说:“你们留着手枪也危险哪!要是让他们查出来,再装渔民可就不行了。”“你不用多嘴,手枪不能扔。”“到现在你还信不过我们吗?这样吧,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回去了,把喝的淡水舀出去,你们把枪都放在水箱里吧。”陈镇民犹犹豫豫。有几个匪徒凑近陈镇民身旁,指了指腰里的短刀,低声说:“司令,难道还怕这几个渔民不成?”陈镇民诡计多端,他找了一块油布,把八支手枪一包,割了两根篷绳一绑,从船尾系到海里,绳子头拴在舵板的窟窿眼上,由一个带短刀的匪徒守着林卫平和这包枪。

海里过的原来是一艘外国商船,没到这边来,就朝着广州的方向开过去。但是,敌人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,而且东西和卡宾枪全扔了。林卫平见敌人手里没了武器,真是万分高兴,用手一指前边的岛子说:“你们看,那就是香港了。”匪徒们一瞧,前边的大岛子上一片灯光,心里那个注意劲就别

提了。这个问：“还有多远？”那个也问：“还得多长时间？”“再有三个小时差不多啦。”陈鎮民说：“大家要注意！说不定前边小島子上会有共軍，千万不可大意。”林卫平说：“你们放心吧，这回保险不会出事了。”陈鎮民只当沒听见，说：“船上不要留这么多人，免得被共軍发现，引起怀疑。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。”说着就跟几个匪徒嘀咕了一下，领着四个家伙下舱，象死狗一样，全倒头就睡了。舱上边的三个匪徒，坐在那也直打盹儿。怎么快到了，他们都这么困呢？是不是想搞什么鬼呢？不是。因为在海上这两天，真把他们折腾得够受。再加上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劲头都让桐油给折腾出去了。现在反正快到香港了，先睡会吧。可是，陈鎮民怕渔民算计他们，就凑着三个匪徒的耳朵说：“我们先睡一会儿，你们三个先值个班，等会儿再换你们睡。有什么事叫醒我。”说完就领着几个匪徒下舱睡了。舱上边的匪徒一想：噢！知道快到地方了，你们先睡会儿，合着我们应该倒霉？你们在下边睡，我们在上边也睡。林卫平一看时机

已到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阿蔡、大伯说：“好了。”林卫平牵篷绳，一转舵，船就奔岛子边去了。看枪的这个敌人发觉了，问：“往哪边走哇？”话还没说完，林卫平照他脑袋就一烟袋。“梆！”这小子当时就报销了。这烟袋和北方人用的烟袋不一样，是用鸡蛋粗、三尺长的竹筒子做的。打在脑袋上，等于挨了一闷棍。

林卫平把敌人打死了一个，惊醒了那两个，他们站起来就喊：“你们反啦？”阿蔡掄起竹篙就是一下，正好打到他们腰上，两个人一撞，身子就站不稳了。刘大伯在后边一摆舵，船一摇晃，“噗通噗通”，这两小子掉进海里，给海里鲨鱼当晚餐了。船上敌人一喊，惊醒了陈镇民，他伸出脑袋来想看看怎么回事。刚一露头，让林卫平一把把头发给抓住了。林卫平往上一拽，陈镇民往下一墜，就听“哧”的一声，陈镇民假发套掉了。林卫平只抓到头发没见人，心里想：嗯！这小子还会变魔术哪！陈镇民缩进舱里，知道事情坏了：“快给我往外冲。”有一个匪徒挺身就往外窜。林卫平早就准备好了，这